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鑒

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，只見有人回說：「瑞大爺來了。」鳳姐命：「請進來罷。」賈瑞見請，心中暗喜，見了鳳姐，滿面陪笑，連連問好。鳳姐兒也假意殷勤，讓坐讓茶。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，越發酥倒，因錫了眼問道：「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？」鳳姐道：「不知什麼緣故。」賈瑞笑道：「別是路上有人絆住了腳，捨不得回來了罷？」鳳姐道：「可知男人家兒一個愛一個，也是有的。」賈瑞笑道：「嫂子這話錯了，我就不是這樣人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像你這樣的人，能有幾個呢？□個裡也挑不出一個來！」

賈瑞聽了，喜的抓耳撓腮。又道：「嫂子天天也悶的很？」鳳姐道：「正是呢，只盼個人來說話解解悶兒。」賈瑞笑道：「我倒天天閒著，若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悶兒，可好麼？」鳳姐笑道：「你哄我呢，你那裡肯往我這裡來？」賈瑞道：「我在嫂子面前，若有一句謊話，天打雷劈！只因素日聞得人說，嫂子是個利害人，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，所以唬住我了。我如今見嫂子是個有說有笑極疼人的，我怎麼不來？——死了也情願！」鳳姐笑道：「果然你是個明白人，比蓉兒兄弟兩個強遠了！我看他那樣清秀，只當他們心裡明白，誰知竟是兩個糊塗蟲，一點不知人心！」

賈瑞聽這話，越發撞在心坎上，由不得又往前湊一湊，覷著眼，看鳳姐的荷包。又問：「戴著什麼戒指？」鳳姐悄悄的道：「放尊重些！別叫丫頭們看見了。」賈瑞如聽「綸音佛語」一般，忙往後退。鳳姐笑道：「你該去了。」賈瑞道：「我再坐一坐兒。——好狠心的嫂子！」鳳姐兒又悄悄的道：「大天白日，人來人往，你就在這裡，也不方便。你且去。等到晚上起了更，你來，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。」賈瑞聽了，如得珍寶，忙問道：「你別哄我。但是那裡人過的多，怎麼好躲呢？」鳳姐道：「你只放心。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，兩邊門一關，再沒別人了。」

賈瑞聽了，喜之不盡，忙忙的告辭而去，心內以為得手。盼到晚上，果然黑地裡摸入榮府，趁掩門時鑽入穿堂，果見漆黑，無一人來往。賈母那邊去的門已倒鎖了，只有向東的門未關。賈瑞側耳聽著，半日不見人來，忽聽咯噔一聲，東邊的門也關上了。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，只得悄悄出來，將門撼了撼，關得鐵桶一般。此時要出去亦不能了，南北俱是大牆，要跳也無攀援。這屋內又是過堂風，空落落的。現是臘月天氣，夜又長，朔風凜凜，侵肌裂骨，一夜幾乎不曾凍死。好容易盼到早晨，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，進來去叫西門。賈瑞揪他背著臉，一溜煙抱了肩跑出來。幸而天氣尚早，人都未起，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。

原來賈瑞父母早亡，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。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，不許賈瑞多走一步，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，有誤學業。今忽見他一夜不歸，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，嫖娼宿妓，那裡想到這段公案？因此也氣了一夜。賈瑞也捻著一把汗，少不得回來撒謊，只說：「往舅舅家去了，天黑了，留我住了一夜。」代儒道：「自來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，如何昨日私自去了？據此也該打，何況是撒謊！」因此，發狠按倒打了三四□板，還不許他吃飯，叫他跪在院內讀文章，定要補出□天功課來方罷。賈瑞先凍了一夜，又挨了打，又餓著肚子跪在風地裡念文章，其苦萬狀。

此時賈瑞邪心未改，再想不到鳳姐捉弄他。過了兩日，得了空兒，仍來找尋鳳姐。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，賈瑞急的起誓。鳳姐因他自投羅網，少不得再尋別計，令他知道，故又約他道：「今日晚上，你別在那裡了，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兒裡頭那間空屋子裡等我。可別冒撞了！」賈瑞道：「果真麼？」鳳姐道：「你不信，就別來！」賈瑞道：「必來，必來，死也要來的！」鳳姐道：「這會子你先去罷。」賈瑞料定晚間必妥，此時先去了。鳳姐在這裡便點兵派將，設下圈套。

那賈瑞只盼不到晚，偏偏家裡親戚又來了，吃了晚飯纔去。那天已有掌燈時候，又等他祖父安歇，方溜進榮府，往那夾道中屋子裡來等著，熱鍋上螞蟻一般。只是左等不見人影，右聽也沒聲響，心中害怕，不住猜疑道：「別是不來了，又凍我一夜不成？……」正自胡猜，只見黑魘魘的進來一個人。賈瑞便打定是鳳姐，不管青紅皂白，那人剛到面前，便如餓虎撲食，貓兒捕鼠的一般，抱住叫道：「親嫂子！等死我了！」說著，抱到屋裡炕上就親嘴扯褲子，滿口裡「親爹」「親娘」的亂叫起來。那人只不做聲。賈瑞便扯下自己的褲子來，硬幫幫就想頂入。忽然燈光一閃，只見賈薈舉著個蠟台照道：「誰在這屋裡呢？」只見炕上那人笑道：「瑞大叔叔要偷我呢！」

賈瑞不看則已，看了時真臊的無地可入。你道是誰？卻是賈薈。賈瑞回身要跑，被賈薈一把揪住，道：「別走！如今璉二孀子已經告到太太跟前，說你調戲他，他暫時穩住你在這裡。太太聽見，氣死過去了，這會子叫我來拿你。快跟我走罷！」賈瑞聽了，魂不附體，只說：「好姪兒！你只說沒有我！我明日重重的謝你！」賈薈道：「放你不值什麼，只不知你謝我多少？況且口說無憑，寫一張文契纔算。」賈瑞道：「這怎麼落紙呢？」賈薈道：「這也不妨，寫個賭錢輸了，借銀若干兩，就完了。」賈瑞道：「這也容易。」

賈薈翻身出來，紙筆現成，拿來叫賈瑞寫。他兩個做好做歹，只寫了五□兩銀子，然後畫了押。賈薈收起來，然後撕攬賈蓉。賈蓉先咬定牙不依，只說：「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理！」賈瑞急的至於磕頭。賈薈做好做歹的，也寫了一張五□兩欠契纔罷。

賈薈又道：「如今要放你，我就擔著不是。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，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來的東西，那一條路定難過去。如今只好走後門。要這一走，倘或遇見了人，連我也不好。等我去探探，再來領你。這屋裡你還藏不住，少時就來堆東西。等我尋個地方。」說畢，拉著賈瑞，仍息了燈，出至院外，摸著大台階底下，說道：「這窩兒裡好。只蹲著，別哼一聲，等我來再走。」說畢，二人去了。

賈瑞此時身不由己，只得蹲在那台階下。正要盤算，只聽頭頂上一聲響，嘩喇喇，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來，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。賈瑞掌不住「噁啣」一聲，忙又掩住口，不敢聲張，滿頭滿臉皆是尿屎，渾身冰冷打戰。只見賈薈跑來叫：「快走，快走！」賈瑞方得了命，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中，天已三更，只得叫開了門。家人見他這般光景，問：「是怎麼了？」少不得撒謊，說：「天黑了，失腳掉在茅廁裡了。」一面即到自己房中更衣洗濯。心下方想到鳳姐玩他，因此，發一回狠；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標致，又恨不得一時摟在懷裡。胡思亂想，一夜也不曾合眼。自此雖想鳳姐，只不敢往榮府去了。

賈蓉等兩個常常來要銀子，他又怕祖父知道，正是相思尚且難禁，況又添了債務；日間工課又緊；他二□來歲的人，尚未娶親，想著鳳姐，不得到手，自不免有些「指頭兒告了消乏」；更兼兩回凍餓奔波；因此，三五下裡夾攻，不覺就得了一病。心內發膨脹，口內無滋味；腳下如綿，眼中似醋；黑夜作燒，白日常倦；下溺遺精，嗽痰帶血……諸如此症，不上一年，都添全了。於是不能支持，一頭躺倒，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，滿口胡話，驚怖異常。百般請醫療治，諸如肉桂、附子、鱉甲、麥冬、玉竹等藥，吃了有幾□斤下去，也不見個動靜。

條又臘盡春回，這病更加沉重。代儒也著了忙，各處請醫療治，皆不見效。因後來吃獨參湯，代儒如何有這力量，只得往榮府裡來尋。王夫人命鳳姐秤二兩給他。鳳姐回說：「前兒新近替老太太配了藥；那整的，太太又說留著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，偏偏昨兒我已經叫人送去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就是俗們這邊沒了，你叫個人往你婆婆那裡問問，或是你珍大哥哥那裡有，尋些來湊著，給人家吃好了，救人一命，也是你們的好處。」鳳姐應了，也不遣人去尋，只將些渣末湊了幾錢，命人送去，只說太太叫送來的，再也沒了。然後向王夫人說：「都尋了來了，共湊了二兩多送去了。」

那賈瑞此時要命心急，無藥不吃，只是白花錢，不見效。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來化齋，口稱專治冤孽之症。賈瑞偏偏在內聽見了，直著聲叫喊，說：「快去請進那位菩薩來救命！」一面在枕頭上磕頭。眾人只得帶進那道士來。賈瑞一把拉住，連叫：「菩薩救我！」那道士嘆道：「你這病非藥可醫！我有個寶貝與你，你天天看時，此命可保矣。」說畢，從搭襖中取出個正面反面皆可照人的鏡子來——背上鑿著「風月寶鑒」四字，——遞與賈瑞，道：「這物出自太虛幻境空靈殿上，警幻仙子所製，專治邪思妄動

之症，有濟世保生之功。所以帶他到世上來，單與那些聰明俊秀、風雅王孫等照看。千萬不可照正面，只照背面。要緊，要緊！三日後，我來收取，管叫你病好。」說畢，揚長而去，眾人苦留不住。

賈瑞接了鏡子，想道：「這道士倒有意思。我何不照一照試試？」想畢，拿起那「寶鑿」來向反面一照，只見一個骷髏兒立在裡面。賈瑞忙掩了，罵那道士：「混帳！如何嚇我！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麼。」想著，便將正面一照，只見鳳姐站在裡面，點手兒叫他。賈瑞心中一喜，蕩悠悠覺得進了鏡子，與鳳姐雲雨一番，鳳姐仍送他出來。到了床上，「噯啣」了一聲，一睜眼，鏡子從新又掉過來，仍是反面立著一個骷髏。賈瑞自覺汗津津的，底下已遺了一灘精。心中到底不足，又翻過正面來，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，他又進去。如此三四次。到了這次，剛要出鏡子來，只見兩個人走來，拿鐵鎖把他套住，拉了就走。賈瑞叫道：「讓我拿了鏡子再走！……」只說這句，就再不能說話了。

旁邊伏侍的人，只見他先還拿著鏡子照，落下來，仍睜開眼拾在手內，末後鏡子掉下來便不動了。眾人上來看時，已經噁了氣了，身子底下，冰涼粘濕，遺下了一大灘精，這纔忙著穿衣抬床，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，大罵道士：「是何妖道！」遂命人架起火來燒那鏡子。只聽空中叫道：「誰叫他自己照了正面呢！你們自己以假為真，為何燒我此鏡？」忽見那鏡從房中飛出。代儒出門看時，卻還是那個跛足道人，喊道：「還我的『風月寶鑿』來！」說著，搶了鏡子，眼看著他飄然去了。

當下代儒沒法，只得料理喪事，各處去報，三日起經，七日發引，寄靈鐵檻寺後。一時，賈家眾人齊來弔問。榮府賈赦贈銀二□兩，賈政也是二□兩，寧府賈珍亦有二□兩；其餘族中人，貧富不一，或一二兩、三四兩不等；外又有各同窗家中分資，也湊了二三□兩。代儒家道雖然淡薄，得此幫助，倒也豐豐富富完了此事。

誰知這年年底，林如海因為身染重疾，寫書來特接黛玉回去。賈母聽了，未免又加憂悶，只得忙忙的打點黛玉起身。寶玉大不自在，爭奈父女之情，也不好攔阻。於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，仍叫帶回來。一應土儀盤費，不消絮說，自然要妥貼的。作速擇了日期，賈璉同著黛玉辭別了眾人，帶領僕從，登舟往揚州去了。

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